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七

學五

存養 持敬 靜附

南軒張氏曰。持敬乃是切要工夫。然要將箇敬來治心。則不可。蓋主一之所謂敬。敬是敬。此也。只敬便在此若謂敬為一物。將一物治一物。非惟無益。而反有害。乃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正之。卒為助長之病。以下論持敬○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道之成。則誠而天矣。然則君子之學。始終乎敬者也。人之有是心也。其知素具也。意亂而欲汨之。紛擾臬兀。不得須臾以寧。而正理益以蔽塞。萬



原件短缺

P2

事失其統矣。於此有道焉。其惟敬而已乎。伊川先生曰。主一之謂敬。又曰無適之謂一。夫所謂一者。豈有可玩而執者哉。無適乃一也。蓋不越乎此而已。嘗試於平居暇日。深體其所謂無適者。則庶乎可識於言意之表矣。故儼若思。雖非敬之道。而於此時可以體敬焉。即是而存之。由是以察之。則事事物物不得道焉。涵泳不舍。思慮將日以清明。而其知不蔽矣。知不蔽。則敬之意味無窮。而功用日新矣。天地之心。其在茲與。學者合是而求入聖賢之門。難矣哉。至於所進有淺深。則存乎其人。用力敏勇與緩急之不同耳。○答潘叔昌曰。所謂思慮時

着。便隨他賦形。人過去後。這光皎者自若。○敬是人之本體。人惟胡思亂想。便失了本然之體。恐懼慙畏。正欲收拾他依元恁地。○人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其為是氣也。莫不各有是理。人得是氣以為體。則亦具是理以為性。又必有虛靈知覺者存乎其間。以為心。事物未接。思慮未萌。虛靈知覺者感而遂通。一寂一感。而是理亦為之寂感焉。使夫虛靈知覺者常肅然而不亂。炯然而不昏。則寂而理之體無不存。感而理之用無不行矣。惟夫虛靈知覺。既不能不囿於氣。而又不能不動於欲也。則將為氣所昏。為欲所亂。而理之體用亦隨之而昏且

亂矣。此敬之說所由以立也。虛靈知覺我所有也。吾惟
慢怠而無以檢之。則為氣所昏。為欲所亂矣。陽然凍然
常若鬼神父師之臨其上。常若深淵薄冰之處。其下則
虛靈知覺者。自不容於昏且亂矣。故嘗聞之先師曰。敬
字之說。惟畏為近之。誠能以所謂畏者驗之。則不昏不
亂可見矣。曰。然則諸說之不同。何也。曰。惺惺者。不昏之
謂也。主於一而不容一物撓亂之謂也。整齊嚴肅。則制
於外以養其中也。是皆可以體夫敬之意矣。然而不昏
不亂者。必先敬而後能如此。制於外以養其中者。必如
此而後能敬。以之體敬之義。必欲真見夫所謂敬者。惟

畏為近之也。蓋畏即敬也。能敬則能整齊嚴肅。整齊嚴
肅則能敬。能敬則不昏不亂矣。此朱子不得不取夫諸
說以明夫敬。而又以畏字為最近也。

北溪陳氏曰。程子謂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文公合而
言之曰。主一無適之謂敬。尤分曉。敬一字從前經書說
處儘多。只把做閑慢說。過到二程方拈出。東就學者做
工夫處說。見得這道理尤緊切。所關最大。敬字本是箇
虛字。與畏懼等字相似。今把做實工夫主意重了。似箇
實物一般。○人心妙不可測。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敬
便存在這裏。所謂敬者無他。只是此心常存在這裏。不

走作不散漫常恁地惺惺便是敬。○上蔡所謂常惺惺。却是就心地上做工夫處說得亦親切。蓋心常醒在這裏。便常惺惺恁地活。若不在便死了。心繞在這裏。則萬理森然於其中。古人謂敬德之聚。正如此。○禮謂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只就此二句體認持敬底工夫。意象最親切。且如人捧箇至盈底物。心若不在這上。繞移一步便傾了。惟執之拳拳。心常在這上。雖行到那裏也。不傾。倒入虛如有人。雖無人境界。此心常嚴肅如對大賓然。此便是主一無適底意。○格物致知也。須敬。正心誠意也。須敬。齊家治國平天下也。須敬。敬者一心之主。

宰萬事之根本。○程子說人心做工夫處。特注意此字。蓋以此道理貫動靜徹表裏。一始終。本無界限。閑靜無事時也。用敬。應事接物時也。用敬。心在裏面也。如此。動出外來做事也。如此。初頭做事也。如此。做到末梢也。如此。此心常無間斷。纔間斷便不敬。

西山真氏曰。伊川先生言主一之謂敬。又恐人未曉一字之義。又曰無適之謂一。適往也。主於此事則不移於他事。是之謂無適也。主者存。主之義。伊川又云主一之謂敬。一者之謂誠。主則有意。在學者用功。須當主於一。主者念念守此而不離之意也。及其涵養既熟。此心湛然。

自然無二無雜。則不待主而自一矣。不待主而自一。即所謂誠也。敬是人事之本。學者用功之要。至於誠。則達乎天道矣。此又誠敬之分也。○所謂主一者。靜時要一。動時亦要一。平居暇日。未有作為。此心亦要主於一。此是靜時敬。應事接物有所作為。此心亦要主於一。此是動時敬。靜時能敬。則無思慮紛紜之患。動時能敬。則無舉措煩擾之患。如此。則本心常存而不失。為學之要。莫先於此。○端莊靜一。乃存養工夫。端莊。主容貌而言。靜一。主心而言。蓋表裏交正之功。合而言之。則敬而已。○秦漢以下。諸儒皆不知敬為學問之本。自程子始。指以

示人。而朱子又發明之。極其切至。二先生有功於聖門。此其最大者也。○往昔百聖相傳。敬之一言。實其心法。蓋天下之理。惟中為至正。惟誠為至極。然敬所以中。不敬則無中也。敬而後能誠。非敬則無以為誠也。氣之決驟軼於奔駟。敬則其銜轡也。情之橫放。甚於潰川。敬則其隄防也。故周子主靜之言。程子主一之訓。皆其為人最切者。而子朱子又丁寧反復之。學者倘於是而知勉焉。戒於思慮之未萌。恭於事物之既接。無少間斷。則德全而欲泯矣。

鶴山魏氏答張大監曰。敬字之義。甚大。孔門說仁處。大抵

多有敬意。如四勿二如之類是也。左傳敬德之聚能敬必有德。此義極精。自聖學不傳。人多以擊跏曲拳正坐拱嘿之類爲敬。至周程以後。如誠字敬字仁字方得聖賢本指。其所謂主一無適之謂敬。此最精切。
曾齋許氏曰。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物來不亂。物去不留。用工夫主一也。主一是持敬也。○東萊嘗云。南軒言心在焉則謂之敬。且如方對客談論。而他有所思。雖思之善亦不敬也。才有間斷。便是不敬。

臨川吳氏曰。易書詩禮之言敬者非一。及夫子答子路之問。則其辭重以專。而子路莫之悟也。再問三問。意若有

所不足。聖人語以堯舜猶病。雖能已其問。而子路猶未悟也。嗚呼。子路聖門高第弟子也。果於從人。勇於治己。當時許其升堂。後人尊之爲百世之師。親承脩己以敬之誨於夫子。而未能心受也。況後聖人千數百載而擬拾其遺言者乎。伊洛大儒嗣聖傳於已絕。提敬之一字爲作聖之梯階。漢唐諸儒所不得而聞也。新安大儒繼之。直指此爲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其示學者切矣。夫人之一身心爲之主。人之一心敬爲之主。主於敬則心常虛。虛者物不入也。主於敬則心常實。實者我不出也。敬也者當若何而用力耶。必有事焉。非但守此一言。

而可得也。○仁義禮智之得於天者，謂之德。是德也，雖同得於有生之初，而或失於有生之後，能得其所得而不失者，君子也。蓋德具於心者也。欲不失其心，豈有他術哉？敬以持之而已矣。昔子路問君子夫子以脩己以敬為答，敬也者，所以成君子之德也。堯舜禹之欽，即敬也。傳之於湯為日躋之敬，傳之於文王為緝熙之敬。夫子脩己以敬之言，傳自堯舜禹湯文王而傳之於顏曾子思孟子者也。至于程子遠以敬字該聖功之始終，敬之法主一無適也。學者遠聞主一無適之說，儻未之能，且當由謹畏入，事事知所謹，而於所不當為者，有不肯

為，念念知所畏，而於所不當為者，有不敢為。充不肯為不敢為之心，而進退焉。凡事主於一，而不一乎彼。凡念無所適而專在乎此，程子敬字之法，不過如是。敬則心存，心存而一，靜一動皆出於正。仁義禮智之得於天者，庶其得於心而不失矣乎。

程子曰：惟靜者可以為學。

以下論靜

○學者患心慮紛亂不

能寧靜，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

商量。○尹和靖、孟敦夫、張思叔侍坐，伊川指面前水盆

語曰：清靜中一物不可著，繞著物便搖動。

張子曰：靜有言得大處，有小處。如仁者靜大也，靜而能慮

則小也。始學者亦要靜以入德。至成德亦只是靜。上蔡謝氏曰。近道莫如靜。齋戒以神明其德。天下之至靜也。

延平李氏答朱元晦書曰。某曩時從羅先生學問。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及一雜語。先生極好靜坐。某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先生今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唯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

朱子曰。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則道理無湊泊處。又云。須是靜坐。方能收斂。○靜坐無

閑雜思慮。則養得來便條暢。○或問。不拘靜坐與應事。皆要專一否。曰。靜坐非是要如坐禪入定。斷絕思慮。只收斂此心。莫令走作閑思慮。則此心湛然無事。自然專一。及其有事。則隨事而應。事已則復湛然矣。不要因一事而惹出三件兩件。如此則雜然無頭項。何以得他專一。只觀文王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便可見敬只是如此。古人自少小時便做了這工夫。故方其洒掃時加帚之禮。至於學詩學樂舞學弦誦。皆要專一。且如學射時。心若不在。何以能中。學御時。心若不在。何以使得他馬書數皆然。今既自小不曾做得。不奈

何須着從今做去方得。若不做這工夫。却要讀書看義理。恰似要立屋無基地。且無安頓屋柱處。今且說那營營底心。會與道理相入否。會與聖賢之心相契否。今求此心正為要立箇基址。得此心光明。有箇存主處。然後為學便有歸着不錯。若心雜然昏亂。自無頭當。却學從那頭去。又何處是收功處。故程先生須今就敬字上做工夫。正為此也。○人也有靜坐無思念底時節。也有思量道理底時節。豈可畫為兩途說。靜坐時與讀書時工夫迥然不同。當靜坐涵養時。正要體察思繹道理。只此便是涵養。不是說喚醒提撕。將道理去却那邪思妄念。

只自家思量道理時。自然邪念不作。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只是常常見這忠信篤敬在眼前。自然邪妄無自而入。非是要存這忠信篤敬。去除那不忠不敬底心。今人之病。正在於靜坐讀書時。二者工夫不一。所以差。○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子却都就用處教人做工夫。今雖說主靜。然亦非棄事物以求靜。既為人自然用事。君親交朋友。撫妻子。御僮僕。不成捐棄了。只閉門靜坐。事物之來。且曰。候我存養。又不可只茫茫隨他事物中走。二者須有箇思量。倒斷始得。項之復曰。動時靜便在這裏。動時也有靜。

順理而應。則雖動亦靜也。故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事物之來。若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於物。以求靜。心亦不能得靜。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時能存。則動時得力。須是動時也。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兩莫相靠。使工夫無間斷。始得。若無間斷。靜時固靜。動時心亦不動。動亦靜也。若無工夫。則動時固動。靜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靜亦動也。動靜如船之在水。潮至則動。潮退則止。有事則動。無事則靜。一云。事來則動。事過了靜。如潮頭高。船也。高。雖然動靜無端。亦無截然為動為靜之理。如人之氣吸則靜。虛則動。又問答之際。答則動也。

止則靜矣。凡事皆然。且如涵養致知。亦何所始。但學者須自截從一處做去。程子謂學莫先於致知。是知在先。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則敬也在先。從此推去。只管恁地。○心於未遇事時。須是靜。及至臨事。方用。便有氣力。如當靜時不靜。思慮散亂。及至臨事。已先倦了。伊川解靜專處云。不專一。則不能直遂。閑時須是收斂。定做得事。便有精神。○心要精一。方靜時。須湛然在此。不得困頓。如鏡樣。明遇事時。方好。心要收拾得緊。如顏子請事斯語。便直下承當。及犯而不校。却別。○靜便定。定便透。○靜為主。動為客。靜如家舍。動如道路。○靜中動。

起念時。動中靜。是物各付物。○人身只有箇動靜。靜者。養動之根。動者。所以行其靜。動中有靜。如發而皆中節。處便是動中之靜。○問動靜兩字。人日間靜時。煞少。動時常多。曰。若聖人動時。亦未嘗不靜。至眾人動時。却是膠擾亂了。如今人欲為一事。未嘗能專此一事處之。從容不亂。其思慮之發。既欲為此。又欲為彼。此是動時。却無那靜也。○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止於仁。敬者。靜也。要止於仁與敬者。便是動。只管是一動一靜。循環無端。所以謂動極復靜。靜極復動。如人噓吸。若噓而不吸。則須絕吸。而不噓。亦必壅滯著。不得噓者。所以為

吸之基。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大凡這箇都是一屈一信。一消一息。一往一來。一闔一闢。大底有大底闔。闔消息。小底有小底闔。闔消息。皆只是這道理。○問伊川嘗教人靜坐。如何。曰。亦是他見人要多思慮。且以此教人收拾此心耳。若初學者。亦當如此。○主敬存養。雖說必有事焉。然未有思慮作為。亦靜而已。所謂靜者。固非槁木死灰之謂。而所謂必有事者。亦豈求中之謂哉。○答吳伯豐書曰。學問臨事不得力。固是靜中欠却工夫。然欲舍動求靜。又無此理。蓋人之身心動靜二字。循

環反覆無時不然但常存此心勿令忘失則隨動隨靜無處不是用力處矣○明道在扶溝時謝游諸公皆在彼問學明道一日曰諸公在此只是學其說話何不去力行二公云某等無可行者明道曰無可行時且去靜坐蓋靜坐時便涵養得本原稍定雖是不免逐物及自覺而收斂歸來也有箇着落譬如人出外去才歸家時便自有箇着身處若是不曾存養得箇本原茫茫然逐物在外便要收斂歸來也無箇着身處也○伊川見人靜坐如何便歎其善學曰這却是一箇總要處○問而今看道理不出只是心不虛靜否曰也是不曾去看會

看底就看處自虛靜這箇互相發○問汪長孺所讀何書長孺誦大學所疑曰只是輕率公不惟讀聖賢之書如此凡說話及論人物亦如此只是不敬又云長孺氣粗故不子細為今工夫須要靜靜多不妨今人只是動多了靜靜亦自有說話程子曰為學須是靜又曰靜多不妨才靜事都見得然總亦只是一箇敬○問初學精神易散靜坐如何曰此亦好但不專在靜處做工夫動作亦當體驗聖賢教人豈專在打坐上要是隨處着力如讀書如待人處事若動若靜若語若默皆當存此無事時只合靜心息念且未說做他事只自家心如何令

把捉不定恣其散亂走作何有於學。孟子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不然精神不收拾則讀書無滋味。應事多齟齬豈能求益乎。○問伯羽如何用功。曰且學靜坐痛抑思慮。曰痛抑也不得只是放退可也。若全閉眼而坐却有思慮矣。又言也不可全無思慮無邪思耳。○問滕德粹近作何工夫。德粹云靜坐而已。曰橫渠云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閑亦不必終日讀書或靜坐存養亦是天地之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不息。及至秋冬凋落亦只藏於其中。故明年復生。若

使至秋冬已絕則來春無緣復有生意。學者常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問武侯寧靜致遠之說。曰靜便養得根本深固自可致遠。○問宋傑尋常覺得資質甚愚但持敬則此心虛靜覺得好。若敬心稍不存則裏面固是昏雜而發於外亦鶻突所以專於敬而無失上用功。曰這裏未消說敬與不敬在。蓋敬是第二節事而今便把來夾雜說則鶻突了。愈難理會。且只要識得那一是。一。二是二。便是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不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如未識得這物事時則所謂虛靜亦是箇黑底虛靜。不是白底虛靜。而今須是要打破那黑底虛靜。

換做箇白淨底虛靜。則八窓玲瓏。無不融通。不然則守定那裏底虛靜。終身黑淬淬地。莫之通曉也。○問每日暇時畧靜坐以養心。但覺意自然紛起。要靜越不靜。曰。程子謂心自是活底物事。如何窒定教他不思。只是不可胡亂思。繞着箇要靜底意思。便是添了多思慮。且不要恁地拘迫他。須自有寧息時。又曰。要靜便是先獲。便是助長。便是正。○問延平先生靜坐之說。如何。曰。這事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今人都是討靜坐以省事。則不可。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須是靜方看得。

出。所謂靜坐。只是打疊得心下無事。則道理始出。道理既出。則心下愈明靜矣。

勉齋黃氏曰。寂然不動。心之體也。事物未接。思慮未萌。湛然純一。如水之止。如衡之平。則其本靜矣。誠交於前。其中則遷情慾熾而益蕩。感物而動者。既失其節。寂然不動者。亦且紛紜膠擾而不能以頃刻寧。動靜相因。展轉迷亂。天理日微。人欲日肆矣。故主靜者。所以制乎動。無欲者。所以全乎靜。此周子之意。而亦有所自來也。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主乎靜也。且晝之格止。則夜氣不足以存。無欲則靜也。

問程子云。靜後見萬物皆有春意。如何。此還是指聖賢而言否。潛室陳氏曰。觀物內會。靜者能之。固是聖賢如此。吾人宵次。豈可不見此境界。靜却不分。聖賢

省察

程子曰。人爲不善於幽隱之中者。謂人莫已知也。而天理不可欺。何顯如之。或曰。是猶楊震所謂四知者乎。曰。幾矣。雖然。人我知之。猶有分也。天地則無二知也。○尸居却龍見。淵默却雷聲。○妄動由有欲。妄動而得者。其必妄動而失。一失也。其得之。必失之。二失也。況有凶咎隨之乎。是故妄得之福。災亦隨焉。妄得之得。失亦繼焉。苟

或知此。亦庶幾乎不申欲而動矣。○學始於不欺闇室。

張子曰。求養之道。心只求是而已。蓋心弘則是未弘。則不

是。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悟後心常弘。觸

理皆在吾術內。觀一物又敲點着此心。臨一事又記着

此心。常不爲物所牽引去。視燈燭亦足以警道。大率因

一事長一智。只爲持得術博。凡物常不能出博大之中。

○慎喜怒。此只矯其末而不知治其本。宜矯輕警惰。

唐牟游氏曰。曾子云。三省其身。若夫學者之所省。又不止

此事。親有不足於孝。事長有不足於敬。歟。行或愧於心。

而言。或浮於行。歟。慾有所未窒。而忿有所未懲。歟。推是

類而日省之。則曾子之誠身庶乎可以跂及矣。○人所不睹。可謂隱矣。而心獨見之。不亦見乎。人所不聞。可謂微矣。而心獨聞之。不亦顯乎。知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不能慎獨。是自欺也。其離道遠矣。

和靖尹氏曰。莫大之禍。起於須臾之不忍。不可不謹。延平李氏曰。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此人之常情也。

朱子曰。要知天之與我者。只如孟子說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無亂讓之心。非人也。今人非無惻隱羞惡是非辭讓發見處。只是

不省察了。若於日用間試省察此四端者。分明迸贊出來。就此便操存涵養。將去便是下手處。只爲從前不省察了。此端纔見。又被物欲汨了。所以秉彝不可磨滅處。雖在。而終不能光明正大。如其本然。○就日用間實下持敬工夫。求取放心。然後却看自家本性。元是善與不善。自家與堯舜元是同與不同。若信得及意思。自然開明持守。亦不費力矣。○道體流行。初無間斷。是以無所不致其戒懼。非謂獨戒懼乎隱微。而忽畧其顯著也。○天下之事。非艱難多事之可憂。而宴安耽毒之可畏。政使功成治定。無一事之可爲。尚當朝兢夕惕。居安慮危。

而不可以少怠。○審微於未形。御變於將來。非知道者孰能。○人不自知其病者。是未嘗去體察。警省也。○古人警史誦詩之類。是規戒警誨之意。有時不然。便被他恁地妙。自是使人住不着。大抵學問須是警省。○今說求放心。吾輩却要得此心主宰得定。方賴此做事業。如中庸說天命之謂性。即此心也。率性之謂道。亦此心也。脩道之謂教。亦此心也。以至於致中和。贊化育。亦只此心也。致知。即心知也。格物。即心格也。克己。即心克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勿與不勿。只爭毫髮地爾。所以明道說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收拾入身來。自

能尋向上去。今且須就心上做得主。定方驗得聖賢之言。有歸着。自然有契。如中庸所謂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蓋此心本自如此廣大。但為物欲隔塞。故其廣大有虧。本自高明。但為物欲係累。故於高明有蔽。若能常自省察。警覺。則高明廣大者。常自若。非有所增損之也。其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等工夫。皆自此做。儘有商量也。若此心上工夫。則不待商量。睹當。即今見得如此。則更無閑時。行時。坐時。讀書時。應事接物時。皆有着力處。大抵只要見得。收之甚易。而不難也。○學者須是求放心。然後識得此性之善。人性無不善。只緣自放其心。遂流

於惡。天命之謂性。即天命在人。便無不善處。發而中節。亦是善。不中節。便是惡。人之一性。完然具足。二氣五行。之所稟賦。何嘗有不善。人自不向善上去。茲其所以爲惡爾。韓愈論孟子之後。不得其傳。只爲後世學者不去心上理會。堯舜相傳。不過論人心道心精一執中而已。天下只是善惡兩端。譬如陰陽在天地間。風和日暖。萬物發生。此是善底意思。及羣陰用事。則萬物彫瘁。惡之在人亦然。天地之理。固是抑遏陰氣。勿使常勝。學者之於善惡。亦要於兩夾界處。攔截分曉。勿使纖惡間絕。善端動靜日用時。加體察持養。久之自然成熟。○許多言

語雖隨處說得。有淺深大小。然而下工夫。只一般。如存

其心與持其志。亦不甚爭。存其心。語雖大。却寬。持其志

語雖小。却緊。只持其志。便收斂。只持其志。便內外肅然。

又曰。持其志。是心之方。張處便持着。○問存心。曰。非是

別將事物存心。

一物云非是活捉
物來存着

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

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如說話。覺得不是。便莫說。做事

覺得不是。便莫做。亦是存心之法。○靜中私意橫生。此

學者之道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得。此當以敬爲主。

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爲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

純熟。自當見效。不可計功於旦暮。而多爲說以亂之也。

○文字講說得行。而意味未深者。正要本源上加功。須是持敬。持敬以靜為主。此意須要於不做工夫時。頻頻體察。久而自熟。但是着實自做工夫。不干別人事。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此語的當。更看有何病痛。知有此病。必去其病。此便是療之之藥。如覺言語多。便用簡默。意思踈闊。便加細密。覺得輕浮淺易。便須深沉重厚。程先生所謂矯輕警惰。蓋如此。○人有此心。便知有此身。人昏昧不知有此心。便如人因睡不知有此身。人雖因睡得人喚覺。則此身自在。心亦如此。方其昏蔽。得人警覺。則此心使在這裏。○學者工夫。只在喚醒上。問人放縱。

時自去收斂。便是喚醒否。曰。放縱。只爲昏昧之故。能喚醒。則自不昏昧。不昏昧。則自不放縱矣。○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一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人心常炯炯在此。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只爲人心有散緩時。故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但常常提警教身入規矩內。則此心不放逸。而炯然在矣。心既常惺惺。又以規矩繩檢之。此内外交相養之道也。○心不專靜純一。故思慮不精明。要須養得此心。令虛明專靜。使道理從裏面流出。便好問。何以能如此。莫只在靜坐否。曰。自去檢點。且一日間試看。此幾箇時。在内。幾箇時。

在外小說中載趙公以黑白豆記善惡念之起。此是古
人做工夫處如此。檢點則自見矣。○李先生嘗云。人之
念慮若是於顯然過惡萌動。此却易見易除。却怕於匹
似閑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其
向來亦是如此。○問凡人之心不存則亡。而無不存不
亡之時。故一息之頃不加提省之力。則淪於亡而不自
覺。天下之事不是則非。而無不是不非之處。故一事之
微不加精察之功。則陷於惡而不自知。近見如此。不知
如何。曰。道理固是如此。然初學後亦未能便如此也。○
問進德之方。曰。大率要脩身窮理。若脩身上未有工夫

亦無窮理處。又問脩身如何。曰。且先收放心。如心不在
無下手處。要去體察你平日用心是為己為人。若讀書
計較利祿。便是為人。○問發於思慮。則有善不善。看來
不善之發有二。有自思慮上不知不覺自發出來者。有
因外誘然後引動此思慮者。閑邪之道當無所不用其
力於思慮上發時。便加省察。更不使形於事。為於物誘
之際。又當於視聽言動上理會取。然其要又只在持敬。
惟敬則身心內外肅然。交致其功。則自無二者之病。曰。
謂發處有兩端。固是然。畢竟從思慮上發者。也只是外
來底。天理渾是一箇。只不善便是不從天理出來。不從

天理出來。便是出外底了。視聽言動該貫內外。亦不可謂專是外面功夫。若以為在內。自有一件功夫。在外。又有一件功夫。則內外支離。無此道理。須是誠之於思。守之於為。內外交致。其功可也。○問人之手動足履。須還是都覺得始得。看來不是處。都是心不在後。挫過了。曰。須是見得他合當是恁地。問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只是孰後自然見得否。曰。也只是隨處見得。那忠信篤敬。是合當如此。又問舊見敬齋箴中云。擇地而蹈。折旋蟻封。遂欲如行步時。要步步覺得他移動。要之無此道理。只是常常提撕。曰。這箇病痛。須一一識

得方得。且如事父母。方在那奉養時。又自著注脚解說。道這箇是孝。如事兄長。方在那順承時。又自著注脚解說。道這箇是弟。便是兩箇了。問只是如事父母當勞苦。有倦心之際。却須自省。覺說這箇是當然。曰。是如此。○問居常苦私意紛擾。雖即覺悟而痛抑之。然竟不能得潔靜不起。曰。惟其此心無主宰。故為私意所勝。若常加省察。使良心常在。見破了這私意。只是從外面入。縱饒有所發動。只是以主待客。以逸待勞。自家這裏亦容他不得。此事須是平日着工夫。若待他起後。方省察。殊不濟事。○問不敬之念。非出於心。如忿怒之萌。學者固當

自克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至於思慮妄發欲制之而不能。曰。纔覺恁地自家便掣起了。但莫先去防他。然此只是自家見理不透。做主不定。所以如此。大學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纔意誠則自然無此病。○問。橫渠先生謂范巽之云。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巽之請問。橫渠云。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安。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曰。橫渠先生之意。正要學者將此題目時時省察。使之積久貫熟。而自得之耳。非謂只要如此說殺也。○或曰。每常處事或思慮之發。覺得發之正者。心常安。其不正者。心常不

安。然義理不足以勝私欲之心。少問安者。却容忍不安者。却依舊被私欲牽將去。及至事過。又却悔。悔時依舊是本心發處否。曰。然。只那安不安處。便是本心之德。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求生如何。便害仁。殺身如何。便成仁。只是箇安與不安而已。又曰。不待接事時。方流入於私欲。只那未接物時。此心已自流了。須是未接物時。也常別扶此心。教他分明。少間接事。便不至於流。上蔡解爲人謀而不忠云。爲人謀而忠。非特臨事而謀。至於平居靜慮。思所以處人者。一有不盡。則非忠矣。此雖於本文說得來太過。然却如此。今

人未到爲人謀時方不忠。只平居靜慮閑思念時便自懷一箇利便於己將不好處推與人之心矣。須是於此處常常照管得分明方得。○問於私欲未能無之。但此意萌動時却知用力克除。覺方寸累省頗勝前日。更當如何。曰。此只是強自降伏。若未得天理純熟。一旦失覺。察病痛出來不可知也。問五峯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莫須這裏要分別否。曰。同行異情只如飢食渴飲等事。在聖賢無非天理。在小人無非私慾。所謂同行異情者如此。此事若不魯尋著本領。只是說得他名義而已。說得明。義儘分曉。畢竟無與我事。須就自家身上實見。

得私欲萌動時如何。天理發見時如何。其間正有好用功夫處。蓋天理在人。亘古今而永泯。選甚如何敲鑿而天理常自若。無時不自私意中發出。但人不自覺。正如明珠大具混雜沙礫中。零零星星逐時出來。但只於這箇道理發見處當下認取。打合零星漸成片段。到得自家好底意思。日長月益。則天理自然純固。向之所謂私欲者自然消磨退散。久之不復萌動矣。若專務克治私欲而不能充長善端。則吾心所謂私欲者日相鬪敵。縱一時按伏得下。又當復作矣。初不道隔去私意後別尋一箇道理主執而行。繞如此。又只是自家私意。只如一

件事見得如此爲是。如此爲非。便從是處行將去。不可只恁休。誤了一事。必須知悔。只這知悔處。便是天理。孟子說牛山之木。旣曰若此。其濯濯也。又曰萌蘖生焉。旣曰旦書。桔亡。又曰夜氣所存。如說求放心。心旣放了。如何又求得。只爲這些道理。根於一性者。渾然至善。故發於日用者。多是善底道理。只要人自識得。雖至惡人。亦只患他頑然不知省悟。若心裏稍知不穩。便從這裏改過。亦豈不可做好人。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去只是去。若這些子存。只是存得這些子。學子若所當深察也。

吳晦叔言省克二字不可廢。南軒張氏曰。然纔省了便克。旣克了又省。當如循環然。

范陽張氏曰。一念之善。則天神地祇。祥風和氣。皆在子此。一念之惡。則妖星厲鬼。凶荒札瘥。皆在子此。是以君子慎其獨。

象山陸氏曰。人之資稟不同。有沉滯者。有輕揚者。古人有韋弦之義。固當自覺。不待人言。但有恣縱而不能自克者。有能自克而用功不深者。○念慮之正不正。在頃刻之間。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卽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卽是不正。此事皆在其心。書曰。惟聖罔

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勉齋黃氏曰。理義之精微。心術之隱奧。所差甚微。而天理人欲之分。君子小人之判。自此而決。不可不察也。

曾齋許氏曰。凡事一一省察。不要逐物去了。雖在千萬人中。常知有己。此持敬大畧也。○日用間。若不自加提策。則怠惰之心生焉。怠惰心生。不止於悠悠無所成。而放肆邪侈。隨至矣。○耳目聞見。與心之所發。各以類應。如有種焉。今日之所出者。即前日之所入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未嘗少差。不可不慎也。○庸人之目。見利而不見害。見得而不見失。以縱情極欲為益己。以存心養性。

為桎梏。不喪德。殞身而不已。惟君子為能見微而知著。遏人欲於將萌。

臨川吳氏曰。夫易以溺人。汚人者。色與貨也。非禮非義之事。雖甚不良之人。徃徃畏人之知。而不敢肆。苟人所不知之地。一時不勝其利欲之私。則於所不當為。能保其不為之乎。若顏叔子之達旦秉燭。若楊伯起之暮夜却金。若司馬君實。趙閱道之所為。無一不可與人言。無一不可與天知。真能慎獨者也。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八

學六

知行言行附

程子曰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得光照○力行先須要知非特行難知亦難也○君子以識為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蕩而不知反內不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信吾弗貴矣○如眼前諸人要特立獨行煞不難得只是要一箇知見難人只被這箇知見不道透人謂要力行亦只是淺近語人既能知見豈有不能行一

切事皆所當爲不必待著意做。纔著意做便是有箇私心。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子。○始於致知。智之事也。行所知而極其至。聖之事也。○古之言知之非艱者。吾謂知之亦未易也。今有人欲之。京師必知所出之門。所由之道。然後可往。未嘗知也。雖有欲往之心。其能進乎。後世非無美材。能力行者。然鮮能明道。蓋知之者難也。○未有知之而不能行者。謂知之而未能行。是知之未至也。○能明善。斯可謂明也。已能守善。斯可謂誠也。已○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問學者於聖人之門。非願其有異也。惟其不能知之。是以流於不同。敢問持正之道。曰。知之而後可守。無所知。則何所守也。故學莫先乎致知。窮理格物。則知無不盡。知之既盡。則守無不固。○問致知力行其功並進乎。曰。人謂非禮勿爲。則必強勉而從之。至於言穿窬。不可爲。不必強勉而後能也。故知有淺深。則行有遠近。此進學之效也。循理而至於樂。則已與理一。殆非勉強之可能也。

張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凡未理會。至實處。如空中立。終不曾踏着實地。○盡得天下之物。方要窮理。窮得理。又須要實到。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實到其間方可言知。未知者方且
言識之而已。既知之。又行之。惟艱。萬物皆備於我矣。又
却要強怒而行。求仁為近。

和靖尹氏曰。觀理須要通會得一件。便與行一件。

朱子曰。學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
實。○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
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論知之與行。曰方其知之而
行未及之。則知尚淺。既親歷其域。則知之益明。非前日
之意味。○聖賢說知便說行。大學說如切如磋。道學也。
便說如琢如磨。自脩也。中庸說學問思辨。便說篤行。顏

子說博我以文。謂致知格物。約我以禮。謂克己復禮。○
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偏過一邊。則一邊受病。如程子
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分明自作兩脚說。○問
須是先知後行否。曰不成。未明理。便都不持守了。且如
曾點與曾子。便是兩箇樣子。曾點便是理會得底而行。
有不捨。曾子便是合下持守。旋旋明理到一唯處。○聖
賢千言萬語。只是要知得守得。○學者以玩索踐履為
先。又曰。操存與窮格不解。一上做了。如窮格工夫。亦須
銖積寸累。工夫到後。自然貫通。若操存工夫。豈便能常
操。其始也。操得一霎。旋旋到一食時。或有走作。亦無如

之何。能常常警覺。久久自能常存。自然光明矣。○操存
涵養。則不可不緊。進學致知。則不可不寬。○涵養中自
有窮理工夫。窮其所養之理。窮理中自有涵養工夫。養
其所窮之理。兩項都不相離。纔見成兩處。便不得。○思
索義理。涵養本原。○所謂窮理。大底也窮。小底也窮。少
間都成一箇物事。所謂持守者。人不能不牽於物欲。纔
覺得便收將來。久之自然成熟。非謂截然今日為始也。
○人之為學。如今雨下相似。雨既下後。到處濕潤。其氣
易得蒸鬱。纔畧晴。被日頭畧照。又蒸得雨來。前日亢旱
時。只緣久無雨下。四面乾枯。縱有些少都滋潤不得。故

更不能蒸鬱得成。人之於義理。若見得後。又有涵養底
工夫。日日在這裏面。便意思自好。理義也容易得見。正
如雨蒸鬱得成後。底意思。若是都不去用力。日間只恁
悠悠。都不曾有涵養工夫。設或理會得些小道理。也滋
潤他不得。少間私欲起來。又間斷去。正如亢旱不能得
雨相似也。○學者工夫。唯在居敬窮理。此二事互相發
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
密。譬如人之兩足。左足行則右足止。右足行則左足止。
又如一物懸空中。右抑則左昂。左抑則右昂。其實只是
一事。○人須做工夫。方有礙。初做工夫時。欲做此一事。

又礙彼一事。只如居敬窮理兩事。居敬是箇收斂執持底道理。窮理是箇推尋究竟底道理。此二者便是相妨。若是熟時則自不相礙矣。○持敬是窮理之本。窮得理明。又是養心之助。○學者若不窮理。又見不得道理。然去窮理不持敬。又不得不持敬。看道理便都散不聚在這裏。○致知敬克己。此三事以一家譬之。敬是守門戶之人。克己則是拒盜。致知却是去推察自家與外來底事。伊川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不言克己。蓋敬勝百邪。便自有克。如誠則便不消言閑邪之意。猶善守門戶則與拒盜便是一等事。不消更言別有拒盜底。若

以涵養對克己言之。則各作一事亦可。涵養則譬將息。克己則譬如服藥去病。蓋將息不到。然後服藥。將息到則自無病。何消服藥。能純於敬。則自無邪僻。何用克己。若有邪僻。只是敬心不純。只可責敬。故敬則無己可克。乃敬之效。若初學則須是工夫都到。無所不用其極。○見不可謂之虛見。見無虛實。行有虛實。見只是見。見了後。却有行有不行。若不見後。只要硬做。便所處者窄狹。○士患不知學。知學矣。而不知所擇之為難。能擇矣。而勇足以行之。內不顧於私己。外不牽於俗習。此又難也。○程子言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識得

與實有。須做兩句看。識得是知之也。實有是得之也。若
只識得。只是知有此物。却須實有諸已。方是已物也。○
問大抵學便要踐履如何。曰固然。是易云學以聚之。問
以辨之。既探討得是當。又且放頓寬大田地。待觸類自
然有會合處。故曰寬以居之。何嘗便說仁以行之。○答
吳晦叔書曰。夫泛論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以觀之
則知之為先行之為後。無可疑者。如孟子所謂擴
而充之。程子所謂譬
如行路。須得光臨。及易文言所謂
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之類。是也。然合夫知之淺深。行
之大小而言。則非有以先成其小。亦將何以馴致乎
其大者哉。知子夏教人以洒掃應對進退為先。程子謂
未有致知。而不在于敬者。又易文言所謂言知至

知終皆在忠信脩
辭之後之類。是也。蓋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

弟誠敬之實。及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皆所

以使之。即夫一事一物之間。各有以知其義理之所在

而致涵養踐履之功也。此小學之事。知之及
濟而行之小者也。及其十五成

童學於大學。則其洒掃應對之間。禮樂射御之際。所以

涵養踐履之者。略已小成矣。於是不離乎此而教之以

格物以致其知焉。致知云者。因其所已知者。推而致之

以及其所未知者。而極其至也。是必至於舉天地萬物

之理。而一以貫之。然後為知之至。而所謂誠意正心脩

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盡其道焉。此大學

道知之深而大者也。今就其一事之中而論之。則先知後行。固各有其序矣。誠欲因夫小學之成。以進夫大學之始。則非涵養踐履之有素。亦豈能居然以夫雜亂紛糾之心。而格物以致其知哉。且易之所謂忠信修辭者。聖學之實事貫始終而言者也。以其淺而小者言之。則自其常視毋誰。男唯女俞之時。固已知而能之矣。知至至之。則由行此而又知其所至也。此知之深者也。知終終之。則由知至而又進以終之也。此行之大者也。故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為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踐履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

心可以可正。身可以不脩。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為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己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土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抑聖賢所謂知者。雖有淺深。然不過如前所論二端而已。但至於廓然貫通。則內外精粗。自無二致也。○荅程允夫書曰。窮理之要。不必深求。此語有大病。殊駭聞聽。行得即是。固為至論。然窮理不深。則安知所行之可否哉。宰子以短喪為安。是以不可為可也。子路以正名為迂。是以可為不可也。彼親見聖人。日聞善誘。

猶有是失。況於餘人。恐但不如此而已。窮理既明。則理之所在。動必由之。無論高而不可行之理。但世俗以苟且淺近之見。謂之不可行耳。如行不由徑。固世俗之所謂迂。不行私謂固世俗之所謂矯。又豈知理之所在。言之雖若甚高。而未嘗不可行哉。理之所在。即是中道。惟窮之不深。則無所準則。而有過不及之患。未有窮理既深。而反有此患也。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蓋惟如此。然後可以應務。未至於此。則允所作爲。皆出於私意之鑿。冥行而已。○問致知後。須持養方力行。曰。如是則今日致知。明日持養。後日力行。只持養便是行。正心誠意。

豈不是行。但行有遠近。治國平天下。則行之遠耳。○程子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下須字在字。便是皆要齊頭著力。不可道知得了。方始行。有一般人。儘聰明。知得而行不及。是資質弱。又有一般人。儘行得而知不得。○問南軒去。致知力行互相發。曰。未須理會相發。且各項做將去。若知有未至。則就上理會。行有未至。則就行上理會。少間自是互相發。○未能博學。便要約禮。窮理處。不會用功。守約處。豈免有差。若差之毫忽。便有不可勝言之弊。

南軒張氏曰。致知力行互相發也。然知常在先。博學審問。

慎思明辨皆致知之道。學者要當據所知便體而行之。由粗而至精，由著而至微也。○荅吳晦叔書曰：所謂知之在先，此固不可易之論。但只一箇知字，用處不同，蓋有輕重也。如云知有是事，則用得輕；這夫匹婦可以與知之類是也。如說知底事，則用得重。知至至之之知是也。在未識大體者，且當據所與知者為之，則漸有進步處。工夫若到則知至，知至矣。當至之知終矣。當終之則工夫愈有所施而無窮矣。所示有云：譬如行路，須識路頭，誠是也。然要識路頭，親去路口尋求，方得。若只端坐于室，想象路而曰吾識之矣，則無是理也。元晦所論知

字，乃是謂知至之知。要之此非躬行實踐，則莫由至。但所謂躬行實踐者，先須隨所見端確為之。此謂之知常在先，則可也。○知有精粗，行有淺深。然知常在先，固有所知之而不能行者矣。未有不知而能行者也。語所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是知而不能行者也。所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是不知則無由能好而樂也。具以孝於親一事論之，自其粗者，知有冬溫夏清，昏定晨省，則當行溫清定省，行之而又知其有進於此者，則又從而行之。知之進，則行愈有所施，行之力，則知愈有所進，以至於聖人人倫之至。其等級固遠，其曲折

固多然亦必由是而循循可至焉耳。蓋致知力行此兩者工夫互相發也。尋常與朋友講論欲其據所知者而行之行而思之庶幾所踐之實而思慮之開明不然貪高慕遠莫能有之果何為哉。然有所謂知之至者則其行自不能已然須致知力行工夫至到而後及此。如顏子是也。彼所謂欲罷不能者知之至而自不能以已也。若學者以想象臆度或一知半解為知道而曰知之則無不能行是妄而已。曾皙詠歸之語亦可謂見道體矣。而孟子猶以其行不掩為狂而況下此者哉。○問呂伯恭說近日士人只務聞見不務踐履須是去踐履上做

工夫曰此言雖好只是少精神須是致知力行互相發明始得若不致知將人欲做天理亦不可知安知所謂私而去之須是知而後能行行而後有所知互相發明方可。○問聖門當學誰曰學顏子為有準的顏子為人聖人教之不過博文約禮博文所謂致知也約禮所謂力行也。又問向上一節如何曰只恐不能致知力行耳。果能致知力行以而不息當自知之譬如登山只說得從此處去至此山上則在人努力耳如真箇到山上則許多景致自見得不待先說也。○致知力行要須自近步步踏實地乃有所進不然貪慕高遠終恐無益

勉齋黃氏曰。蓋嘗求其所以爲學之綱領者。曰致知。曰力行而已。大學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脩。物格知至者。知之事也。意誠心正者。行之事也。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學問思辨者。知之事。篤行者。行之事也。書之所謂惟精惟一。易之所謂知崇禮卑。論語之所謂知及仁守。孟子所謂始終條理。無非始之以致知。終之以力行。蓋始之以致知。則天下之理洞然於吾心。而無所蔽。終之以力行。則天下之理渾然於吾身。而無所虧。知之不至。則如擗墮索塗。而有可南可北之疑。行之不力。則如

弊車羸馬。而有中道而廢之患。然則有志於聖賢之域者。致知力行之外。無他道也。○學問之道。知與行而已。自昔聖人繼天立極。不曰知而曰精。不曰行而曰一。知不精。行不一。猶不知不行也。聖賢相傳。啓悟後學。言知必曰知至。言意必曰意誠。至則事物之理無不通。誠則念慮之發無不實。曰至與誠。其精一之謂歟。知與行者。學之塗轍。至與誠者。學之歸宿。有志於道者。可不孳孳求正於是歟。○聖賢一言一字。皆可師法。從之則吉。違之則凶。緊要一着。只要信得篤。行得力耳。○
曾齊許氏曰。二程子以格物致知爲學。朱子亦然。此所以

度越諸子。大學孔氏之遺書也。其要在此。允行之所以不力。只為知之不真。果能真知行之安有不力者乎。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只是要箇知得真。然後道篤行之一句。○聖人教人。只是兩字。從學而時習為始。便只是說知與行兩字。不惑。知命耳順。是箇知字。只是精粗淺深之別耳。耳順是並無逆於心者。到此則何思何慮不思而得也。從心不踰矩則不勉而中。

程子曰聖人之言。

沖中一作

和之氣也。貫徹上下。

以下論言。

○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其遠也。若不可得而及其近也。亦可得而行。揚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

近如地。非也。○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述事之言。有德者。止言己分事。造道之言。如顏子言。孔子。孟子言。堯舜。止是造道之深。所見如是。○問人言語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德盛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允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言愈多於道。未必明。故言以簡為貴。○言而不行。自欺孰甚焉。○言行不足以動人。臨事而倦。且怠。皆誠不至也。○行踐其言。而人不信者。有矣。未有不踐言而人信之者。○允諫說於君。論辯於人。理勝則事明。氣忿則

招拂

張子曰。天地之道。要一言而道盡。亦可有終日善言。而只在一物者。當識其要。總其大體。一言而乃盡爾。

涑水司馬氏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鍾鼓乎。夫鍾鼓叩之。然後鳴。鐙。訇。鏜。鞞。人。不。以。為。異。也。若。不。叩。自。鳴。人。孰。不。謂。之。妖。邪。可。以。言。而。不。言。猶。叩。之。而。不。鳴。也。亦。為。廢。鍾。鼓。矣。○言而無益。不若勿言。為而無益。不若勿為。余久知之。病未能行也。

五峯胡氏曰。先道而後言。故無不信之言。先義而後行。故無不果之行。○行慎則能堅其志。言慎則能崇其德。

延平李氏曰。古之德人。言句皆自胸襟流出。非從口領頰拾來。如人平居談話。不慮而發。後之學者。譬如鸚鵡學人語言。所不學者。則不能耳。

朱子曰。夫子云。不學詩。無以言。先儒以為心平氣和。則能言。易繫辭曰。易其心。然後語。謂平易其心。而後語也。明道先生曰。凡為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告子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以為不可。孟子之意。以言有不順理。不自得處。即是心有不順理。不自得處。故不得於言。須求之於心。就心上理會也。心氣和。則言順理矣。然亦須就言上做工夫。始得。伊川曰。發禁躁安內斯。

靜專是也。內外表裏照管無少空闕始得相應。

臨川吳氏曰。言心聲也。故知言者。觀言以知其心。世亦有巧僞之言。險也而言易。躁也而言澹。貪戀也而言閑適。意其言之可以欺人也。然人觀其易澹閑適之言。而洞照其險躁貪戀之心。則人不可欺也。而言豈可僞哉。

致知

程子曰。致知則有知。有知則能擇。○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而致之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問人之學。非願有差。只為不知之。故遂流於不同。不知如何持守。曰。且未說到持守。持守甚事。須先在致知。致

知盡知也。窮理格物便是致知。○問今有志於學而知識蒙蔽。力不能勝其任。則如之何。曰。致知則明。明則無不勝其任者。在勉強而已。○問學者多流於釋氏之說。何也。曰。不致知也。知之既至。孰得而移之。知玉之為寶。則人不能以石亂之矣。知醴之為甘。則人不能以蘖亂之矣。知聖人之為大中至正。則釋氏不能以說惑之矣。○無物無理。惟格物可以盡理。○人要明理。若止一物上明之。亦未濟事。須是集衆理。然後脫然自有悟處。○閱天下之事。至於無可疑。亦足樂矣。○凡人於事有少自快。則其喜懌之意。猶浹洽於心。而發見於外。至於窮

理切切焉而不得其所可悅者。則亦何以養心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至顯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微顯一源。古之君子所以善學者。以其能通於此而已。○世之人務窮天地萬物之理。不知反之一身五臟六腑毛髮筋骨之所存。鮮或知之。善學者取諸身而已。自一身以觀天地。○問格物是外物。是性分中物。曰。不拘。凡眼前無非是物。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間皆是理。又問。只窮一物。見此一物。便還見得諸理否。曰。須是徧求。雖顏子亦只能聞一知十。若到後來達理了。雖億

萬亦可通。○造道深處。雖聞常人語言。淺近事。莫非義理。

張子曰。知德。斯知言。已嘗自知其德。然後能識言也。人雖言之。已未嘗知其德。豈識其言。須知已知是德。然後能識是言。猶曰。知孝之德。則知孝之言也。○窮理亦當有漸。見物多。窮理多。如此。可盡物之性。

上蔡謝氏曰。聞見之知。非真知也。知水火自然不蹈。真知故也。真知自然行之不難。不真知而行。未免有意。意有盡時。○學者須是且窮理。物物皆有理。窮理則能知天之所為。知天之所為。則與天為一。與天為一。無往而非

理也。窮理則是尋箇是處。○問天下多少事。如何見得是處。曰。窮理便見得。事不勝窮。理則一也。○所謂有知識。須是窮物理。只如黃金。天下至寶。先須辨認得他體性始得。不然。被人將鎗石來喚作黃金。辨認不過。便生疑惑。便執不定。故經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龜山楊氏曰。學者以致知格物爲先。知之未至。雖欲擇善而固執之。未必當於道也。夫鼎鑊陷阱之不可陷。人皆知之也。世之人未有蹈鼎鑊陷阱者。以其知之審故也。致身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固無異於鼎鑊陷阱也。而士或蹈之而莫之避。以其未嘗真知故也。使其真知爲

不善如蹈鼎鑊陷阱。則人孰有爲不善耶。若夫物格而知至。則目無全牛。游刃自有餘地矣。

致堂胡氏曰。君子之知貴乎至。知之至者。如知水之濕。知火之熱。知美色之可愛。知惡臭之可惡。雖不幸瞽而瞞。此知不可亂也。知之不至者。猶士而言學。言善言道。言中。言誠。言性。言仁。言恕。言鬼神。得其形影之似而已。斷學以記誦。斷善以柔弱。斷道以玄妙。斷中以隨俗。斷誠以推朴。斷性以靜。斷仁以愛。斷恕以寬宥。斷鬼神以幽冥。是皆形影之似而非其至也。窮理不至。則在我者有蔽而不盡。在我者有蔽而不盡。在人者安能洞達而無

惑乎

朱子曰。為學先要知得分曉。○致知格物。只是一事。非是今日格物。明日又致知。格物以理言。致知以心言。○致知工夫亦既且據所已知者。玩索推廣將去。具於心者。本自無不足也。○問致知涵養先後。曰。須先致知而後涵養。問伊川言。未有致知而不在敬。如何。曰。此是大綱說。要窮理。須是著意不著意。如何會理會得分曉。○學聚問辯明善。擇善盡心。知性。此皆是知。皆始學之功也。人為學。須是要知箇是處。千定萬定。知得這箇徹底是。那箇徹底不是。方是見得徹。見得是。則這心裏方有所

主。且如人學射。若志在紅心上。少間有時只射得那帖上。志在帖上。少間有時只射得那堞上。志在堞上。少間都射在別處去了。○只爭箇知與不知。爭箇知得切與不切。且如人要做好事。到得見不好事。也似乎可做。方要做好事。又似乎有箇做不好事底心。從後面牽轉去。這只是知不切。○學者須常存此心。漸將義理只管去灌溉。若卒乍未有進。即且把見成在底道理將去看。認認來認去。更莫放著。便只是自家底緣。這道理不是外來物事。只是自家本來合有底。只是常常要點檢。○聖賢教人。雖以恭敬持守為先。而於其中。又必使之即事。

即物考古驗今。體會推尋內外參合。蓋必如此然後見得此心之真。此理之正。而於世間萬事一切言語無不洞然了其黑白。大學所謂知至。意誠。孟子所謂知言養氣。正謂此也。○問窮理莫如隨事致察以求其當然之則。曰。是如此。問人固有非意於為過而終陷於過者。此則不知之失。然當不知之時。正私意物欲方蔽固。切恐雖欲致察而不得其真。曰。却恁地兩相擔閣不得。須是察。問程子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不可除一句。曰。如此方始是。又曰。知與敬是先立底根脚。○問窮理集義孰先。曰。窮理為先。然亦不是截然有先後。曰。窮

是窮在物之理。集是集處物之義否。曰。是。○萬事皆在窮理。後經不正。理不明。看如何地持守也。只是空。○痛理會一番。如血戰相似。然後涵養將去。因自云。某如今雖便靜坐。道理自見得。未能識得涵養箇甚。○問。或有只教人踐履者。曰。義理不明。如何踐履。曰。他說行得便見得。曰。如人行路。不見便如何行。今人多教人踐履。皆是自立標致去教人。自有一般資質好底人。便不須窮理格物致知。聖人作箇大學。便使人齊入於聖賢之域。若講得道理明時。自是事親不得不孝。事兄不得不弟。交朋友不得不信。○心包萬理。萬理具于一心。不能存

得心不能窮得理。不能窮得理不能盡得心。○窮理以
虛心靜慮為本。而今看道理不見。不是不知。只是為物
塞了。而今粗法。須是打疊了。胸中許多惡雜。方可。張子
云。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人多是被那箇舊
見戀不肯舍。除是大故聰明。見得不是。便翻了。○理不
是在面前。別為一物。即在吾心。人須是體察得此物誠
實在我方寸。譬如脩養家所謂。鈇汞龍虎。皆是我身內
之物。非在外也。○問窮事物之理。還當窮究箇總會處
如何。曰。不消說總會。凡是眼前底。都是事物。只管恁地
逐段窮教到極至處。漸漸多自貫通。然為之總會者。心

也。○今之學者。自是不知為學之要。只要窮得這道理。
便是天理。雖聖人不作。這天理自在天地間。天高地下。
萬物散殊。流而不息。合同而化。天地間只是這箇道理。
流行周徧。不應說道聖人不言。這道理便不在。這道理
自是常在天地間。只借聖人來說一遍過。且如易。只是
一箇陰陽之理而已。伏羲始畫。只是畫此理。文王孔子。
皆是發明此理。吉凶悔吝。亦是從此推出。孔子言之則
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
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
之至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聖人只

要人如此。且如書載堯舜禹許多事業。與夫都俞吁咈之言。無非是至理。○這道理若見得到。只是合當如此。如穿牛鼻。絡馬首。這也是天理合當如此。若絡牛首。穿馬鼻。定是不得。如說克己。伊川只說箇敬。今人也知道敬。只是不常如此。常常如此。少間自見得是非道理。分明。若心下有些子不安穩。便不做。到得更有一項。心下習熟底事。却自以為安。外來卒未相入底。却有不安。這便著將前聖所說道理。做樣子看教。心下是非分明。○心熟後。自然有見理處。熟則心精微。不見理。只緣是心粗。○學者理會道理。當深沉潛思。不可去名上理會。須

求其所以然。○義理儘無窮。前人恁地說。亦未必盡。須是自把來橫看。豎看。儘入深。儘有在。○道理既知。縫罅。但當窮而又窮。不可安於小成而遽止也。○大凡義理。積得多後。貫通了。自然見效。不是今日理會得一件。便要做一件用。譬如富人積財。積得多了。自無不如意。又如人學作文。亦須廣看多後。自然成文。可觀。不是讀得這一件。却將來排揆做。韓昌黎論為文。便也要讀書。涵味多後。自然好。柳子厚云。本之於六經之意。便是要將這一件做那一件。便不及韓。○大著心骨。不可因一說相礙。看教平闊。四方八面都見。○理會道理到紛然處。

却好定着精神看一看○看道理須是見得實方是有
功效處若於上面添些玄妙奇特便是見他實理未透
今之學者不曾親切見得而臆度揣摩爲說皆助長之
病也道理止平看意思自見不須先立說○看義理難
又要寬着心又要緊着心這心不寬則不足以見其規
模之太不緊則不足以察其文理一作義之細密若拘滯
於文義少間又不見他大規模處○以聖賢之意觀聖
賢之書以天下之理觀天下之事人多以私見自去求
理只是你自家所見去聖賢之心尚遠在○自家既有
此身心有主宰理會得主宰然後隨自家力量窮理格

物而合做底事不可放過些子因引程子言如行無當
先做活計○思索譬如穿井不解便得清水先亦須是
濁漸漸刮將去却自會清○只是見不透所以千言萬
語費盡心力終不得聖人之意大學說格物都只是要
人見得透且如楊氏爲我墨氏兼愛他欲以此教人他
豈知道是不是只是見不透此學所以貴窮理也○務
反求者以博觀爲外馳務博觀者以內省爲狹隘墮於
一偏此皆學者之大病也○窮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
然與其所當然者而已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惑知其所
當然故行不謬非謂取彼之理而歸諸此也程子所謂

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須是事事從心上理會起。舉止動步。事事有箇道理。一豪不然。便是欠闕了他道理。固是天下事無不當理會。只是有先後緩急之序。須先立其本。方以次推及其餘。○世上萬般皆下品。若見得這道理高。見世間萬般皆低。故這一段緊要處。只在先明諸心上。蓋先明諸心了。方知得聖之可學。有下手處。方就這裏做工夫。若不就此。如何地做。○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也。力行求至踐履之事也。窮理非是要專明在外之理。如何而為孝弟。如何而為忠信。推此類通之。求處至當。即窮理之事也。○問所謂窮理。不知是

反己求之於心。惟復逐物而求於物。曰。不是如此。事事物物。皆有箇道理。窮得十分盡。方是格物。不是此心。如何去窮理。不成物自有箇道理。心又有箇道理。枯槁其心。全與物不接。却使此理自見。萬無是事。不用自家心。如何別向物上求一般道理。不知物上道理。誰去窮得。○窮理就事物上看。窮得這箇道理到底了。又却窮那箇道理。如此積之以久。窮理益多。自然貫通。窮理須是窮得到底。方始是問莫致。知在格物否。曰。固是。大學論治國平天下許多事。却歸在格物上。凡事事物物。各有一箇道理。若能窮得道理。則施之事物。莫不各當其位。

如人君止於仁。人臣止於敬之類。各有一至極道理。又曰。凡萬物莫不各有一道理。若窮理則萬物之理皆不出此。問此是萬物皆備於我。曰。極是。○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即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無事時此理存。有事時此理亡。無他只是把事作等閑。須是於事上窮理方可。理於事本無二。今見事來別把做一般看。自然錯了。○凡看道理須要求箇根源來處。如為人父如何便止於慈。為人子如何便止於孝。為人君為人臣如何便止於仁。止於敬。如論孝須窮箇孝根源來處。慈須窮箇慈根源來處。仁敬亦

然。凡道理皆從根源來處窮究。方見得確定。不可只道我操守踐履便了。又曰。道理要見得真。須是表裏首末極其透徹。無有不盡。真見得是如此。決然不可移易。始得。不可只窺見一斑半點。便以為是。如為人父須真知是決然止於慈而不可易。為人子須真知是決然止於孝而不可易。善須真見得是善。方始決然必做。惡須真見得是惡。方始決然必不做。如看不好底文字固是不好。須自家真見得是不好。好底文字固是好。須自家真見得是好。聖賢言語須是真看得十分透徹。如從他吐裏穿過。一字或輕或重。移易不得。始是看理徹。則我與

理一。然一下未能徹。須是浹洽始得。這道理甚活。其體
渾然而其中粲然。上下數千年。真是昭昭在天地間。前
聖後聖相傳。所以斷然而不疑。夫子之所教者。教乎此
也。顏子之所樂者。樂乎此也。圓轉處儘圓轉。真截處儘
直截。先所以覺後知。先覺所以覺後覺。問顏子之樂
只是天地間至富至貴底道理。樂去。樂可求之否。曰。非
也。此一下未可便知。須是窮究萬理。要令極徹。程子謂
將這身來放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又謂人於
天地間。須是直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所不盡。
則與萬物爲一無所窒礙。胸中泰然。豈有不樂。○看道

理若只恁地說過一遍。則都不濟事。須是常常把來思
量始得。看過了後無時無候。又把起來思量一遍。十分
思量不透。又且放下。待意思好時。又把起來看。恁地將
久自然解透徹。延平先生嘗言道理。須是日中理會。夜
裏却去靜處坐地思量。方始有得。某依此說去做。真箇
是不同。○這道理須是見得是如此了。驗之於物。又如
此。驗之吾身。又如此。以至見天下道理皆端的如此了。
方得。如某所見所言。又非自會說出來。亦是當初聖賢
與二程所說推之。而又驗之於己。見得真實如此。○窮
理亦無他法。只日間讀書。應事處。每事理會。便是。雖若

無大頭段增益。然亦只是積累久後不覺自浹洽貫通。正欲速不得也。○荅王欽之書曰。所謂窮理不必泥古。人言句固是也。然亦豈可盡捨古人言句哉。程夫子曰。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道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求其當否。皆窮理也。夫講道明理。別是非。而察之於應接事物之際。以克去己私。求乎天理。循循而進。無迫切陵節之弊。則亦何患夫與古人背馳也。若欲盡舍古人言句。道理之不明。是非之不別。泛然無所決擇。雖欲惟出處語默之察。譬之適越者不知東西。南北之殊。而僕僕然奔走於途。其不北入燕。則東入齊。

西入秦耳。○道理無形影。唯因事物言語。乃可見得是非。理會極子細。即道理極精微。古人所謂物格知至者。不過是就此下工夫。近日學者說得太高了。意思都不確實。不曾見理會得一書一事徹頭徹尾。東邊綽得幾句。西邊綽得幾句。都不曾貫穿浹洽。此是大病。有志之士。尤不可以不深戒也。○問以類而推之說。曰。是從已理會得處推將去。如此便不隔越。若遠去尋討。則不切於已。○問程子言覺悟便是信。如何曰。未覺悟時不能無疑。便半信半不信。已覺悟了。別無所疑。即是信。○聖賢所謂博學。無所不學也。自吾身所謂大經大本。以至

天下之事物甚而一字半字之義莫不在所當窮而未始有不消理會者。雖曰不能盡究然亦只得隨吾聰明力量理會將去。久久須有所至。豈不勝全不理會者乎。若截然不理會者。雖物過乎前不識其名。彼亦不管。豈窮理之學哉。

象山陸氏曰。凡人之病。患不能知。若真知之。病自去矣。亦不待費力驅除。真知之却知說得勿忘兩字。所以要講論者。乃是辨明其未知處耳。

勉齋黃氏曰。致知乃入道之方。而致知非易事。要須默認實體。方見端的。不然。則只是講說文字。終日誹誦。而真實體段元不曾識。故其說易差。而其見不實。動靜表裏有未能合一。則雖曰為善。而卒不免於自欺也。

問伊川謂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慾二字。往往寡慾則知無不盡如何。潛室陳氏曰。程子以持敬為入德之門。蓋欲格物致知。須是心常存在方可。所以有寡慾之說。恐引出心向外去也。○問伊川言窮理非必盡窮天下之理。又謂非窮得一理便到。又云格物者非必謂欲盡格天下之物。但於一物上窮得盡。其他可以類推。如何曰。只格一物便是致知。雖曾顏不敢如此道。晦翁云。日格一物。積久自有豁然貫通處。此道儘着玩索。日格

一物豈是只格一物積久貫通到此境界即明睿洞照不待物物盡窮矣

問窮理至於天下之物必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曾齋許氏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此解說箇窮字。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此說箇理字。所以然者是本原也。所當然者是末流也。所以然者是命也。所當然者是義也。每一事每一物。須有所以然與所當然。臨川吳氏曰。夫見聞者。所以致其知也。夫子曰。多聞闕疑。多見闕殆。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蓋聞見雖得於外。而所聞所見之理則具於心。故外之物

格則內之知至。此儒者內外合一之學。故非如記誦之徒。博覽於外而無得於內。亦非如釋氏之徒。專求於內而無事於外也。



陸欽大傳地物以圖十一

陸欽大傳地物以圖十一



